



清风吹我襟

徐助全

吉首是湘西“州府”所辖地，纯属一个山城，离开时，我只有十七八岁。那时候的吉首，不过是弹丸之城，似十字形，两条线路贯穿整个城区：一条是从大田湾的老吉首大学到桐油坪的州委党校，另一条是从吉首火车站到乾州，可以说是吉首城的全部宽度和长度。彼时的乾州古镇破残斑驳，四周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山坡，一片荒芜之地。

的确，整个吉首没有一栋像样的高楼大厦，街道两旁零星星星地散落着一些低矮的商店门面，城区周边是一些晦暗的土墙木房。老百姓在城中办事主要交通工具靠人力车。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体验过的最大的城市了。记得当时团结报社楼下的广场边有许多小摊位，有一家简陋摊铺，卖我百吃不厌的米豆腐。这是生活所迫，便宜，因而我成了老板的常客，有钱没钱先吃上几碗，何时有钱何时给。40多岁的女老板也从不催问，也许她知道生活的窘困吧，给了面子才不至于难堪。行走在大街上，心感卑微，街上的行人，似乎永远都高昂着头，有着不一样的眼神。城市里的形形色色，不管你在与不在，见与不见，褒或者贬，都依然在那里。离开吉首后，印象里雕刻着“贫困”二字，但米豆腐的味道总是氤氲而温暖。

时光覆盖着过往，白驹过隙，匆匆地铸成一抹乡愁。如今，再回吉首，俯仰一看，已然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心境。

读书时，历经过饥饿，有一种天然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底气不足，包括吉首这座城市，似乎没有那份闲情雅致去好好打量过它。现在我回望吉首时，心境不同，记忆与现实之间，是两种颜色的鲜明反差。当我大大方方地穿过大街小巷时，忽然发现这座山城处处洋溢着生动和美好。放眼望去，山很雄奇旖旎，水很碧绿灵秀，一阴一阳，阴阳匹配，方正圆润，气韵飘逸，美轮美奂，尽展古拙之美，彰显古城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并有充满生机的时代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吉首的山门完全敞开，全方位的开放，超越式的发展，一天一个样，蒸蒸日上。过去的老城区窄小拥挤，迁移到乾州新城后，一片靓丽，宽敞、整洁、繁华。古老的万溶江一直默默地流淌着，清清的溪水穿城而过，深情地凝望和陪伴着城市的成长。新兴的工业园区蓬勃发展，污水沟变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乱石岗变成了灯火闪烁的广场。矮寨大桥，犹如一条天空中的彩虹，更是蔚为壮观。随着高速、高铁的开通，机场的兴建，吉首与大都市的距离正在缩小，已逐渐成为新的旅游打卡地。

每个人都有故乡。我曾坚决要远离那一片故土，是为了好好活一回，活出个模样。但时间是一道清晰的刻痕，它记载着每个阶段的不能承受之重。昨夜，我又梦见母亲和那破败不堪的老宅，一切都已消失，但那棵高大的老树却依然挺立在那儿，根深叶绿。阳光透过叶子缝隙，照在母亲身上，闪闪发光，她在树下叫我的小名：“回家吃饭啦！”

鸟儿要回到树林，溪流要奔向江河，行船要回归港湾，爱要回到怀抱。清风吹我襟，在人生的秋色里，一片落叶忽然飘到了我的面前，这是故乡发来的请柬。我想：是落叶最终要回归于它的根部，那是生命另一种升华。

彭金辉

在我的印象中，舅妈是一个苦命的人。两个娘家兄弟，一个因家贫一直没有成家，一个因精神不正常而四处流浪。小时候去舅家，偶尔能见到舅妈的那两个苦命的兄弟。舅家与我山一山之隔，舅舅家在山的西侧一座水库旁，我家在山的东侧。

每次都是放了寒暑假跟着父亲或母亲去舅舅家，长大一点后就带着妹妹和弟弟或者单独一个人去。儿时去舅舅家，得翻山越岭近2个小时，全凭两条腿，上山的时候走到腿发软，下山的时候常常刹不住脚一路狂奔。可再累，那也是我最想去最常去的地方。

每次我们去了舅舅家，舅舅就会到村上供销社的屠凳上去称一坨猪肉回来，看见舅舅手里的肉，我都会暗暗地流口水。那时候，在自己家里想要吃到肉，一般得等到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会有，而每次去舅舅家都可以解馋。

儿时常听舅舅妈唠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满姑（我母亲）命



水运宪

蔡测海说：潇湘之西叫湘西，湘西之西有龙山，龙山之西是火岩，火岩之西，呼儿嗨哟就出了个蔡测海。

这话一半真一半假。前两句是真的，是他说的。后两句出自我的演义，就不怎么靠得住了。核心内容肯定真实，火岩的确在龙山县，蔡测海也是火岩村的人，只是所处方位存疑。火岩是否在龙山县西边以及蔡哥出生的屋子是否在火岩村西头，一概有待考证。眼下还难以定性真假。

如果全都需要搞准确，我跟蔡测海认识于哪一年也需要作考证。我觉得有四十多年了。即便不太准，起码三十八九年是有的。那年我金蝉脱壳，从小地方的工厂里调来省会大城市，落脚点是省广电局。没几天就来了一位电台的记者敲门。当时我还非常激动，以为是要采访我，一问，他说他是蔡测海，以前学医，现在当了记者，也喜欢写作品，想聊聊文学。我当然巴不得，都是爬行在独木桥上的同路人，见面就亲近。跟激动相比，亲近一刻值千金。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蔡测海的短篇小说就获了全国大奖。那年我也很幸运，跟他同届获奖，就与这位兄弟同船相渡，一起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当然不是乘船，坐飞机去的。那时候国内没有波音飞机，也没有欧盟的空客，是一架英国子爵号。那架飞机恐怕有了些年纪，翅膀上挂的是螺旋桨。升空的时候遇上强气流，机身突然往下跌，身体一失重，满飞机的尖叫声。我跟蔡哥坐一排，看见他双目紧闭，面色苍白，豌豆大的汗珠挂了一脸。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在那之前，他从来没坐过飞机。

那个时代做文学的人还是很受优待的。回头清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省凡是获过国家级奖项的文学作者，基本上都调离了原单位，做了专业作家。在那之前也这样，有的人还当了协会领导，最起码也到主席团兼了个副主席之类的职务，虽然是虚职，也是蛮大的荣誉。倒是很幸运，这些荣誉，我和蔡哥都搞到手了。

1985年我又调去了作家协会。没两年蔡

我的火岩兄弟

测海也调了过来，命中注定我们要一路同行。那几年文思顺畅，写了不少作品，名声也搞得更大了些，省里的领导就提名把我和蔡哥选进了省政协当委员。我们两个都是全靠自己干出来的，有了社会地位，做事越起劲。蔡哥一年要做好几个提案，为他湘西老家建言献策。我也是，几个提案都评了优秀，换届的时候就选我当了常委。再次换届，蔡测海也当了常委，而且还届届连任，两兄弟形影不离一直做到退休。

说形影不离真的没夸张。不光是共事，两人的家都住同一栋屋，同一号单元，同一个楼层。1997年我们跟谭谈老兄到全省搞扶贫采访，要去很长一段时间。蔡测海知道他太太一个人吃饭不讲究，怕她营养不良，就交待她经常去我家改善一下伙食。房门对房门，很方便，抬脚就过来了。

那次采访走得很苦。历时三个月，行程两万里，21个县，108个特困村，很多地方根本就不通公路，还没走到一半就颠坏了一台车，换一台又走。途中经过谭谈的家乡，也到过蔡测海的老屋。一个在涟源山区，一个就是龙山的火岩村。蔡测海还把我们带到他姐姐家吃了一餐中饭，倾其所有，热情招待，腊肉，麝子肉，还有包谷烧酒，吃得谭谈很是过意不去。

后来到另一个贫困县，有位县领导见我们跑得太辛苦，非要拿两支啤酒招待。一片赤诚，怎么推也推不脱，我就喝了两杯，转身就被谭谈一顿大骂。话说得非常难听，我自然就受不住了，大声回骂了几句，就赌气不再理他。

蔡测海急坏了，劝了我又劝谭谈，说水哥不缺钱，也不缺酒喝，块把钱一瓶的啤酒，他哪里稀罕？我跟他隔邻隔壁的还不晓得！他又不是好酒贪杯，是怕驳了县领导的面子。一番话说得谭谈有点后悔，也听得我心里格外舒坦，那疙疙瘩瘩很快就铜化铁消了。

其实蔡测海性格并不圆润，弄急了他也一碰就炸。他骨子里是个有原则的人。尽管表面上有点懒散，心里始终有一杆准秤。我们那本杂志起初叫《文学界》，创刊的时候准备公开招聘一名主编，蔡哥就报了名。初审过后，其他候选人条件欠缺，基本上就剩下

倔老头

命学习，不但学了知识，还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此后更是读书读报手不释卷。找对象，他要找党员，别人介绍的漂亮女人他不要。他说：“好看的女子，不一定有私心。有得觉悟，何适过日子？”闹饥荒的时候，他是干部，坚持先人后己，动员家室去汨罗江湖洲上挖萝卜充饥，结果连家中的岳父都饿死了。哭灵时他翻来覆去一句话：“应该先死我啊，何适死的是您啊！”

他只有一个儿子，个子高，初中时就在《湖南日报》上发表诗歌，统考成绩得了全县第一名，高中毕业时征兵部队炮兵团长看中了，他，虽年龄不够也要带他走。县里不同意，要留在地方上工作。团长走访时介绍了边境形势严峻，需要优秀青年保家卫国。他不顾亲友的反对说：“我们一家的党员，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和国家需要，我们要全力支持儿子参军。”他当大队支部书记，儿子后来在双水学校当民办教师，在定教师工资的支委会上，因他儿子一人担负了两三人的工作，学校要多定两元钱，但他坚持一视同仁，只给他儿子定了9元钱一个月。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干部心里有抵触情绪。此时他已从大队干部岗位上退下来，成了普通农民。他拿着报纸去书记与大队长家做工作。他说：“这是承包制，不是资本主义。党和国家要让农民有饱饭呷，有好日子过，我们应当感恩戴德。咯说明我们党的心中装着农民，我们心中更要装着党，跟着党走。”他晚上与大队干部上农户家做工作，白天则义务帮各小队丈量田土，分田到户。

他一直喜欢读报看书，还分门别类地剪报、复印和做笔记。乡村两级如有不良决策与行为，他都会带着有政策与法规的报纸或笔记找上“衙门”，与领导议论；如涉嫌贪腐与欺民的，他都会先上门敲警钟，不改者他便向上级纪检与司法部门实名举报，先后扳倒了若干地方贪官。有干部听说倔老头来了，如临大敌。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年近百岁的倔老头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啊，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老百姓的疾苦呀！”方圆几十里内有新村落成，他都要去送一副大红对联。他学会了作对联，一手楷书也闻名遐迩。他除了种神菜，就是读报读书和写毛笔字，日子过得十分舒坦。

许多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长寿养生经验，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说：“听党的话，跟着政策法律走，心底无私，随心所欲，不长生也能长寿。其他的我都不信。”

11年前，舅舅走了，留下舅舅妈跟小表弟一起生活。由于工作起来很少有连续的假期，我平时很少去看舅舅妈；每次看到舅舅妈，都会想起儿时那段翻山越岭住几晚的日子，虽苦，却有爱有宠。

现在去舅舅妈家，从岳阳上高速，大约1个小时；常常是春节正月初一跟弟弟妹妹一起，一大家子从老家驾车去。2019年春节，我在新疆，没有去看舅舅妈；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又没有去看舅舅妈。但愿今年春节能有机会去看看舅舅妈。

春节渐近了。脑海里想着过去的日子，想着如今的舅舅，身体尚好，儿孙孝顺，老人家定是常常在冬日暖阳下，和邻里细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脸上的皱纹绽开，露出仅剩几颗牙的牙床。

他一个人了。我原本是考评小组的成员，没想到位置突然颠倒，把我补入了候选人之列。怕我不肯，不少人还上门来做我的工作，最后卸除我思想包袱的，居然是蔡测海。而且他的理由让人无法推却。

“水哥，早晓得你来搞我就不报名了。讲心里话，这个主编你搞是最合适的。文学成就先不讲，你在沿海挂职搞过企业，懂得经营。现在办杂志不懂经营哪搞得好？我就不行，还是你来搞。”

那是一句真心话，我绝对相信他。我有一部讲述湘西剿匪故事的电视剧，播放效果不错，火了很长时间。蔡测海很敏锐，就建议龙山打造这块文化品牌。先是出乌龙山香烟，又搞了乌龙山酒。不久还把原来的一条山沟改名为“乌龙山大峡谷”。

影响出来了，他的神操作还没停止，竟然建议县里把他老家的村子改名为“乌龙山村”，还力主聘请我当名誉村主任。这件事情一直都瞒着我，直到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通过了，才领着县扶贫办主任把官方聘书送过来。生米就煮成了熟饭。

我真的很惭愧，觉得自己的境界跟蔡测海远不能比肩。蔡哥这个名号宽至全国窄至龙山，早就高山远水，声名赫赫。他在老家火岩村更是神一般的存在。文化界的朋友专程赶去火岩，由学界翘首赋诗，书法名家题字，刻于崖壁，以播后世，那才是火岩的精神图腾。他却全然不予考虑，霸蛮把我这个外乡人推过去当菩萨，做了名誉村长。为了给菩萨修个庙，还不惜改了村名，我又情何以堪？假如那里不是火岩村，那里没出个蔡测海，或许我也欣然受之，这种假定却搞乱了因果关系。要不是先有个蔡测海，乌龙山村又缘何而起？

也有朋友百思不得其解，问，蔡哥这样大度，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都没想，回答说，因为他是蔡测海。

他过去是蔡测海，现在也是蔡测海，今后他仍是蔡测海。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改变不了的。

这就是我的火岩兄弟。相视莫逆，契若金石，那也是一辈子改变不了的。

他说：“这是承包制，不是资本主义。党和国家要让农民有饱饭呷，有好日子过，我们应当感恩戴德。咯说明我们党的心中装着农民，我们心中更要装着党，跟着党走。”他晚上与大队干部上农户家做工作，白天则义务帮各小队丈量田土，分田到户。

他一直都喜欢读报看书，还分门别类地剪报、复印和做笔记。乡村两级如有不良决策与行为，他都会带着有政策与法规的报纸或笔记找上“衙门”，与领导议论；如涉嫌贪腐与欺民的，他都会先上门敲警钟，不改者他便向上级纪检与司法部门实名举报，先后扳倒了若干地方贪官。有干部听说倔老头来了，如临大敌。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年近百岁的倔老头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啊，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老百姓的疾苦呀！”方圆几十里内有新村落成，他都要去送一副大红对联。他学会了作对联，一手楷书也闻名遐迩。他除了种神菜，就是读报读书和写毛笔字，日子过得十分舒坦。

许多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长寿养生经验，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说：“听党的话，跟着政策法律走，心底无私，随心所欲，不长生也能长寿。其他的我都不信。”

家用。或许每次舅舅买肉都是借了钱或从屠夫那里赊账，小时候的我哪会想这么多呢？当时只感觉到舅舅舅妈喜欢我们姊妹，只会一有空就想去看舅舅家。

记忆中，舅舅曾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舅舅得了一种眼疾，正好我们队里有一名曾在抗战中担任过军医的老医师，诊眼睛特别厉害。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休养，舅舅开心地回去了，眼病至今也没有再发过。那段日子，我也是想着法子“讨好”舅舅，只要看到鸡窝里冇蛋，就会捡给母亲，要她做荷包蛋给舅舅吃。

11年前，舅舅走了，留下舅舅妈跟小表弟一起生活。由于工作起来很少有连续的假期，我平时很少去看舅舅妈；每次看到舅舅妈，都会想起儿时那段翻山越岭住几晚的日子，虽苦，却有爱有宠。

现在去舅舅妈家，从岳阳上高速，大约1个小时；常常是春节正月初一跟弟弟妹妹一起，一大家子从老家驾车去。2019年春节，我在新疆，没有去看舅舅妈；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又没有去看舅舅妈。但愿今年春节能有机会去看看舅舅妈。

春节渐近了。脑海里想着过去的日子，想着如今的舅舅，身体尚好，儿孙孝顺，老人家定是常常在冬日暖阳下，和邻里细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脸上的皱纹绽开，露出仅剩几颗牙的牙床。

诗新韵

颂辉煌迎新春

庆贺辛丑春节

赵焱森

艰辛历尽启新轮，飞雪迎来满眼春。
特等殊功评抗疫，辉煌伟绩续扶贫。
百年党指康庄路，九域邦和幸福人。
远望前程牛气盛，拳拳手足展经纶。

新年

李定坤

光阴弹指又新年，日出云开朗丽天。
万象森罗腾瑞彩，一元复始续宏篇。
扶贫致富民心顺，抗疫强军国运妍。
领袖绘图追大梦，中华崛起有宣言。

迎春剪影

黄琳

疫难为祸，神州万象新。
关山增阻隔，情貌益多亲。
战士吟飞雪，书斋对视频。
相看两不寐，长笑接明春。

辞旧迎春颂

赵枫

竹报祥和辞旧岁，花开盛世又新年。
华佗驱疫瘟情扫，社稷欢歌愿景添。
寒雨摧梅岭傲骨，暖风拂柳露娇妍。
新福人间春长好，万紫千红绽笑颜。

恭贺新禧

关波涛

祝福声中又转轮，一元和气九州春。
金牛自奋千钧力，脚踏风雷逐日新。

新岁感怀

罗赐林

百年交汇涌春潮，亿众脱贫意更新。
万棹征帆尤奋力，喜听华夏太平谣。

喜迎嫦五登月

李晓平

五妹嫦娥闹九天，寒宫迎客庆牛年。
国旗舒展凭风舞，火箭穿云任我研。
惊诧吴刚停砍桂，娇痴玉兔接飞船。
嫦娥热泪无相赠，月壤归乡续巨篇。

腊梅迎春

蔡君山

腊梅盛放引春还，极不平常送鼠年。
疫害封城惊世界，国尊生命显公权。
英雄辈出催人泪，党政情深解众悬。
逆势翻盘歆大局，牛开春色气冲天。

回乡路上见闻

赖明汉

春光初露远郊横，风也温和水也清。
灯挂辉煌圆作梦，花争艳丽尽为情。
雾霾不再峰前扰，气象偏从阁外生。
街巷家家锣鼓响，春牛奋力闹山城。

迎新感吟

马如刚

鼠年回首不寻常，怒放红梅傲雪霜。
抗疫除魔兴国泰，脱贫摘帽促民康。
问天嫦五登云月，潜海蛟龙赴远洋。
百载红船冲激浪，中华圆梦启新航。